

谈马勒《第九交响曲》的“告别”叙事

孟梁

(广州交响乐团 广东 广州 510640)

[摘要]马勒的《第九交响曲》，谱写出了对死亡的终极描述，通过告别和死亡为主题，展现了生活和爱情的创作力量，一直以来被内心面对死亡的人们所追求。对于马勒来说，第九交响乐是他用生命的搏斗来完成的。在这个乐曲的创作中，瓦勒一直保持着对生命的绝望，同时也保持着对生命的无限渴望。这首曲子体现了他对生活的失望与渴望的矛盾，体现了他与死亡斗争的不息命运之歌，是来自他内心最深处的挣扎与呐喊。本文将对马勒《第九交响曲》的创作结构进行解析，对他的艺术欣赏性进行解读。

[关键词]马勒；第九交响曲；告别叙事

[DOI] 10.12252/j.issn.2096-627X.2021.06.317

一、马勒交响乐的创作背景

马勒是一个身世不幸的晚期浪漫主义作曲家，他的早期作品就已经体现了对死亡的思辨性，那是建立在他的父母去世、兄弟早亡的家庭变故背景之上。从1907年以后，生命似乎还在继续和他开玩笑，让他更加的接近死亡。那时候的他中年丧女，自己又疾病缠身，他整个人需要重新学习生活中的琐事，像一个新生般的婴儿一样。然而，生命却没有如同新生儿一样重新得到开启。也就是说，马勒的创作背景始终是以告别与死亡为叙事作曲背景的，充满着比较哀伤的情调。

从1907年夏天开始，关于死亡的想法就一直萦绕着马勒。他时刻表现出对死亡的担心和恐惧。从他和好友的通信中也可以看出，他那时候的情绪已经非常悲观了。于是从1908年5月以后，马勒始终沉迷于对来世的思考，关于未来世界的神秘性。那时候的一本《浮士德》给了他很好的心灵慰藉，他经常把这本书带在身边，书中的神秘主义气息，始终给马勒予以精神支持。可以说1908年以后的“浮士德精神”开启了马勒《第八命运交响曲》的创作大门。《第八命运交响曲》中的主题，包括救赎和天堂的存在。作品中用了大量的关于爱恨和愤怒以及对命运的反抗，诠释出对作品的创作意图。这时候，已经为他创作第九命运交响曲奠定了一系列的基础。

但是马勒在创造《第九命运交响曲》的时候，他已经能够直面死亡了，因为他一直认为9是一个不祥的数字，但是在创作这首叙事曲的时候，他毅然而决然的选择了9这个数字作为曲子的名称。可见，他那时候已经从对死亡的恐惧和对生命的哀伤中，转变成一种坚强不屈的抗争精神。李斯特评价马勒的音乐说，这首曲子的粗犷和狂猎用大胆的不和谐中音调表现出来，在低沉的乐曲中，奇异的和声展现的淋漓尽致，而属于马勒本身个性的温柔和雅致，在无数的装饰音节中展现出来。这首叙事曲的基本情绪是忧郁的，是一首浪漫的叙事曲。但是到了曲子的最后，马勒的个人情绪逐渐感染了整部乐曲的创作，变成了一种不可遏制的悲壮主义情怀，有了一定的英雄情结。

二、《第九交响乐》的创作结构

在浪漫主义作曲的晚期时代，交响乐中本来固有的原则，

正在渐渐失去真正的框架。虽然作曲家们依然采用奏鸣曲的方式，但是关于奏鸣曲中四个乐章的框架安排已经基本发生了松动和改变。马勒的交响乐便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而产生的，他的乐章安排经常会突破既有的框架规则，比如第八交响乐中，仅有两个乐章。但是马勒的第九交响乐依然保持了四个乐章的形式，虽然如此，乐章之间的关联模式已经相较于传统模式有了重大的改变。马勒的第九交响曲，第一乐章，以自在的行板为序曲，紧接着第二乐章变奏为舞曲般的诙谐曲，第三乐章是一曲滑稽风格的曲调，最后以柔板乐章结束四个乐章的。结构安排相比于传统结构来说，看似没有重大的变化，但是整个乐章的奏鸣性已经完全发生了改变。这种天马行空的大大异化，让第九交响曲显得特别独特，特别是第四章以柔板代替快板的方式，让他的第九交响曲显示出与众不同的艺术魅力。

马勒的第九交响曲，通过四个乐章的循序渐进来给人们展现出一个非同凡响的是聆听盛宴，其中第一乐章是序曲，关于这一乐章的聆听体验，贝尔格最有发言权。1912年的秋天。贝尔格在给妻子的信件中回忆第九交响乐的第一乐章，他是这样说的：第一乐章是一种死亡的预示，不断的重复，也不断的爆发，让所有尘世的梦想都指向第一乐章。每一段纤柔的音乐后面，都是惊人的高潮和呐喊，预示着死亡的既定和如影随形。关于死亡的预示是乐章的核心思想，他利用深沉的哲思对命运进行了感叹。马勒通过繁琐的音乐语言，虽然他通过滑稽曲和诙谐曲的方式，展开了第二和第三乐章的谱写，试图突破命运的深沉和灰暗基调，但是它们始终都抵不过第一乐章对死亡终点的触达，那种触目惊心的感觉，让人听后震撼心灵。

关于第九交响曲的第二乐章，它是一章死亡之舞，是人死亡之后必须进入到的墓穴。如果第一章表现的是与深爱的人告别的叙事前奏，那么，第二章就是一种必须面临死亡的残忍的幽默。第二乐章和第三乐章是整个叙事曲的中间链条，尽管不是那么狂野和尊贵，但是却是整个叙事曲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通过诙谐滑稽的方式，马勒用这种繁琐的特质来表现生命中的龙卷风，表现出生命那种空虚的喧嚣，这体现了马勒无与伦比的洞察力和对生命的感悟。

第四乐章利用了柔版的形式，代表了一个革命性的创新形

式，马勒应用柔板代替了小快板，对当时的交响乐界来说是一种更高级的形式。当时，在1896年的夏天，他就已经开始思考这种变革理念了。直到最后，他决定柔板的方式，也就是用慢板代替快板，结束第九交响乐的第四乐章。第四乐章是整个交响曲的重要曲目部分，它的独特的地位，成为整部交响乐的感情宣泄出口。虽然音乐材料的来源很复杂，但是马勒用简洁的结构和思辨性的音调来承担起整个乐曲的高潮部分，其中对死亡的高层次反思，通过对比性的一个音乐进程，塑造出与第一乐章不同的思考死亡的方式。第一乐章通过激烈的快节奏展现出对死亡的恐惧和对命运的不甘，而第四乐章通过不稳定的音和声，围绕着主调的游离感，表现出对死亡的一种戏谑和不服输，也体现出了一种抗争的精神和内心心灵的强烈挣扎。

三、《第九交响乐》的艺术解读

第九交响曲是一部连贯性，具有连贯性儿一气呵成的优秀音乐作品。它不仅体现在创作状态的一气呵成上，而且体现在创作内容的连贯性上，这种连贯性很有感染力，他让人们沉寂在面临死亡的情感表达中，通过忧伤或者甜蜜的或者销魂的情感体验，我们能够体验到整部对曲所表达的连绵起伏的情绪交叠在兴奋产生、从兴奋产生到兴奋消失之后。能够让人们更为热烈的去讨论他，去赞美他，去分析他的创作意图和内在的内在的内涵。很多乐评家都表示，第九交响曲的主题就是告别和死亡，他告别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爱人，告别我们基于自身的创作力量，这一个个内源性的力量正在被逐渐吞噬，但是却同时被未来人所追逐着，对他们来说，死亡还是一件很遥远的事情，但是对于作者本身来说，死亡是即将面临的一件终极突破，所以他通过乐曲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对命运的抗争和对死亡的解读。

第九交响乐的四个部分都是在总的主题诉求下，为整个主题所服务的。例如第一乐章的谱写中，马勒曾经表示，在这一乐章的创作中，他曾经是在忘我的境界中完成的，在完成第一乐章的时候，他已经忘记了基本的乐理知识，甚至忘记了曲子应该如何配备乐器，他甚至有些盲目地在写作。但是，正是这些发自于内心的东西，表达了最纯美的一种音乐气质，他表达的是一种痛苦中的欢乐，也同时表达了一种欢乐中的痛苦，这很类似于白岩松的一句名言，生命就是痛并快乐着。

马勒的第九交响曲，重点部分都在于第一乐章和第四乐章，因为这两个乐章表达了死亡的内涵，表达了对死亡内涵的不同解读。而马勒通过对这两个乐章之间的调性布局，也展示了他的音乐天才。第九交响曲的结束乐章比开始的乐章低了一个半音。以相关学者的研究来看，这是整个乐章展现其对奏鸣曲不规则布局的创新方式的呈现。结束曲的部分，虽然添加了新的音乐元素和音乐材料，但是整个第四乐章却呈现出了和谐的悦耳之声。整个第四乐章通过多次循环的形式表现出一种创

新性的不规则奏鸣曲式，与马勒以往的作品不同。马勒以往的作品是一种宽广和流畅的调性，而第九交响乐的第四乐章，在语言的陈述风格上，更多的是一种简短的跳跃式的旋律风格。不同的音乐跳跃性被很多休止符所割裂，割裂的长度和频率，仅仅在一个小节之内就实现多次变化。很多乐评家认为这是马勒在终极音乐表现中所体现的主要风格，表现了他一个特殊的音乐概念，即“崩溃与涣散”“分化和舍离”。

马勒通过第九交响乐的创作，表现了他深度的心灵体验，是对这个让他感到不安、又感到迷惑的社会现实的控诉，是他在社会现实生活中所遭遇的所有痛苦的总结和体验，也同时表达了他面对人生苦难时候所做出的内心挣扎和精神抗争。虽然马勒的旋律和音乐不像李斯特那样缓缓道来、绚丽多彩，但是他成功的塑造了富有个性的艺术作品，他的音乐超过了传统现实的界限，打破了音乐固有的框架，在当时来说是绝无仅有的，也对后来的音乐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总结

综上所述，第九交响曲的主题就是告别和死亡，他告别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爱人，告别我们基于自身的创作力量。四个乐章部分都是在总的主题诉求下，为整个主题所服务的。马勒的第九交响乐依然保持了奏鸣乐四个乐章的形式，虽然如此，乐章之间的关联模式已经相较于传统模式有了重大的改变，这是马勒创新精神的极致体现。马勒的第九交响曲，重点部分都在于第一乐章和第四乐章，因为这两个乐章表达了死亡的内涵，表达了对死亡内涵的不同解读。马勒的第九交响曲，通过四个乐章的循序渐进来给人们展现出一个非同凡响的是聆听盛宴，这首叙事曲的基本情绪是忧郁的，是一首浪漫的叙事曲。但是到了曲子的最后，马勒的个人情绪逐渐感染了整部乐曲的创作，变成了一种不可遏制的悲壮主义情怀，有了一定的英雄情结。马勒通过第九交响乐的创作，表现了他深度的心灵体验，是他在社会现实生活中所遭遇的所有痛苦的总结和体验，也同时表达了他面对人生苦难时候所做出的内心挣扎和精神抗争。

参考文献

- [1]张晨.马勒《第九交响曲》的“告别”叙事[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9(3).
- [2]袁军涛.论马勒《第九交响曲》的思想主题和艺术特色.作家,2011(8),222-223.
- [3]刘爵.“死亡与告别——马勒《D大调第九交响曲》.”现代音响技术,2011(6):124-126.

作者简介:孟梁:男,1979年12月2日,河南省洛阳市,汉族,本科学历,广州交响乐团国家二级演奏员,研究方向:低音提琴演奏。